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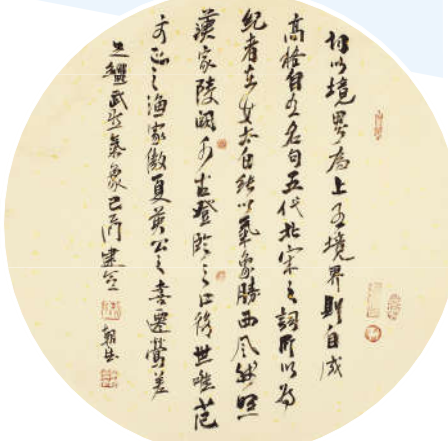


萧朝德：胸怀诗竹别有味

萧朝德 字望公，号蜀汉堂主，1954年2月生，毕业于四川大学新闻系。1975年携笔从戎，军旅生涯18载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、成都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成都市政协书画院画师、成都市武侯区美协副主席、成都巴蜀书画院院长兼秘书长、四川长江书画院副院长。

萧朝德师从著名梅兰画家邓英彰先生、著名山水画家龙国屏先生、著名花鸟画家曾教宽先生以及著名书法家刘叔亮先生，深得四位恩师的教诲和厚爱。

其作品曾获1988年全国书画大赛二等奖；1989年获全国“老山杯”书法大赛二等奖；1993年获“华夏魂”书画大赛一等奖；1994年获四川省书法家协会、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建国45周年书画大赛特等奖；1995年获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70周年全国书法大奖赛一等奖；1996年参加全国城运会大型书画展，作品被江苏美术馆收藏；首届布达拉宫国际书画名家精品大奖赛中获二等奖；1997年个人小传载入《世界名人录》；同年主编了《中国书画精品集》大型画册；1998年主编《中国书画精选大型画册》；2001年出版了《萧朝德书画集》大型画册；2004年主编《青羊民政书画院成立十周年》书画集，该书畅销海内外；2007年出版《萧朝德书画》大型画册；2008年萧朝德先生作品墨竹图《婵娟不坠筠粉态》被深圳画院收藏；2011年7月萧朝德先生作品红梅、墨竹图被中央党校举办的建党90周年庆典，全国百名书画名家大型画册入选并收藏；2011年12月出版萧朝德先生书画精选画册第四卷，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艺术界的好评。不少作品被新加坡、日本、加拿大、美国、中国香港、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及友人收藏。



六年前，我读《萧朝德画集》，尤爱其中竹。

初次目睹朝德画竹，先因其挥毫写竹或疾或徐之节奏而愉悦，再因其笔墨或浓或淡妙造竹形而感叹，进而因其丹青墨竹之韵味悠长而感动。

与朝德聊丹青，得知他从小喜爱植竹，尤爱画竹。从小生长在长江之滨，他的老家房前屋后长满了他植的竹。他读小学时，在自己的课本上、作业本上，家里的墙壁上画满了各姿百态的竹。1975年，他应征参军，在西藏雪域高原做军事测绘工作。两年后，他考入四川大学新闻系就读，大学毕业后回到原部队从事宣传工作。在18载军旅生涯中，尽管部队多次调防，军事测绘频繁转场，职务、业务多次变动，但他一直没有丢下诗书，没有搁下画笔，总是忙里偷闲写生、创作，成为所在部队小有名气的“画家”。

朝德解甲后，在一家报社任副总编。报社工作再忙也难解朝德的绘画情结。为了提高自己的绘画造诣，他慕名到重庆市拜著名国画画家曾教宽先生为师，系统学习画墨竹。曾先生见他颇有毛笔书法造诣，楷书、行书、草书都下笔准确，运笔沉稳，控笔适度，其作品“拿得出手”“摆得上大台面”，具有画竹不可缺少的功力，所以教他画竹颇有信心，向他授艺慷慨不吝。在曾先生那里，他耳濡目染，勤学好问，深知北宋文同、清代郑板桥等古代名家画竹之奥妙，深谙先生画竹闻名之真谛。他牢记先生的教诲：“画竹先学竹。竹不畏风霜雪雨，不畏严寒酷热；终年常绿，虚心有节；全身是宝，舍己为人。这种精神历来为文人崇奉，世人歌颂。画竹者，尤当先学竹。”他牢记先生画竹之铭言：“胸中无活竹，笔下是死竹；血里有竹魂，笔下竹有神。”他牢记先生画竹“四亮”法则：“亮竿、亮节、亮枝、亮叶。”先生的谆谆教诲，精到的点拨，加之他心有灵犀，勤学苦练，易于通窍悟悟，画竹的造诣就此有了很大的跃升。

朝德研习写竹，崇拜古贤，敬重老师。但他崇古而不囿于古贤之技，敬师而不束于老师之法，而是以古贤和老师的话论与技法为基础，在写生、创作实践中进行新的探索，积累新的感悟，开拓出新的思路，力求新的发展。

多年来，朝德在写竹理论杠杆的撬动下，创作活力四射。2012年初夏，他创作了一幅题为《竹魂》的巨屏，由13张4尺宣纸合写而成。远观全图，其画面布局首尾一气，畅达始终，张弛适度，给人和谐爽然之感。那竹竿或粗或细，竹蓬或近或远，均铺排得体，各具姿态，各有神韵。近观那竹枝，或浓或淡，如铁线勾连，把一片片、一蓬蓬竹叶轻轻举起。那竹叶或密密匝匝，或稀稀疏疏，或浓或淡或正或侧，参差错落，自然纷呈。我初赏这件佳作，自然联想起唐代诗人李建勋的一首咏竹诗：“琼节高吹宿凤枝，风流交我立忘归。最怜瑟瑟斜阳下，花影相和满客衣。”似乎看见修长如玉的竹子在悄悄拔节，枝叶在风里轻轻摇曳，其美貌英姿顿时使我流连忘返。又似乎看见竹子的倩影在斜阳下微微颤动，和着花草的影子投射在游人的衣服上，频频变换，美不胜收。

“成果不是包袱，而是新的起点。”朝德如是说，亦是这样做。著名诗人、文艺评论家马安信先生早在2011年农历6月19日的《诗梦书斋日记》里就说朝德是一位画坛“挖井人”：“萧朝德先生对书画艺术的热情未有一日稍减，对书画艺术的追求未有一日稍息，仍似那吐丝的春蚕，默默地经营着、辛苦着，他不正是一位令人深深敬重的挖井人么？”

今年谷雨前夕，读到朝德新创作的四幅墨竹，四首咏竹诗，顿时眼前为之一亮，心里为之一喜：他果真把“井”挖到了新的深度啊！于是情不自禁，吟诗一首：

“几多岁月付丹青，澄怀探道又日新。

笔墨随心无定法，诗竹别味茗古今。”

一幅大写意“风竹”，题为《绿梦》，三竿劲竹傲迎朔风，卓然挺立，英姿飒为交错，透出一股倔强气概。那些枝叶随风摇曳，似从丛翠叶绕竹翻飞，似听沙沙风声从中传来。竹叶疏密适中，露露出文同画竹之法：“浓墨为面，淡墨为背。”画面上，一根断竹残桩骇然在目，使人联想到狂风暴雨，心生几分隐痛与同情。再看，那断竹残桩旁的新竹笋，或高或矮或粗或细，个个起超然，昂昂然，似乎都憋足劲儿在往上窜，似乎都有拔节的声音从中传出，似乎都在昭告它们的锦绣未来。真可谓百折不挠，前途无限，令人喜从中来，击掌称妙。此作品融入书法用笔，其飞白效果颇具文人趣味。左上方行草题诗：“身折魂犹在，凛然无伦哀。虬根托绿梦，当春破土来。”此竹此诗几乎就是朝德人生经历的再现，他像一根顽强破土的春笋，在新的阳光雨露里尽情拔节，爽然生活，纵情挥毫，创作出一件件丹青佳品，赢得“肖竹子”之赞誉。

另一幅大写意“雨竹”，题为《苦恋》，三竿竹子在雨中卓然挺立，姿态各异，枝叶交错，或浓或淡。远处有朦胧山影，逶迤起伏，观之若入深山峡谷。左上方行草题诗：“空谷持劲节，不问车马喧。岁岁吐新绿，苦恋此关山。”苦恋，就是一种不顾心苦皮痛的坚持。这是意志极力其坚强的表现，也是一个过程，一个持续不懈的过程。如果把苦恋比作一棵树，朝德丰硕的绘画成果莫不结自他的这棵“树”。

又一幅大写意“雪竹”，题为《劲节》，雪覆竹石的情景。一积雪覆盖的石头后边和侧边，几竿瘦竹峭拔雄健，错落挺立，使人感到竹们是冲破了石头的阻力而生长出来的，于是感受到了一种顽强的力量。那些竹枝竹叶自然低垂，覆雪在上面泛起湿润的光泽。每节竹子的上部以浓墨点染，往下逐渐淡化至白色。竹节突出部位的积雪略显厚润。有的细枝和叶片不直接勾写线条，而是在下面点染浓淡不均的水墨以显示枝叶之形态，这样更显出覆雪的效果，更突出了雪竹的特征。石头旁，竹竿间，几株矮小的新竹嫩叶参差点缀，为画面平添了几分盎然意趣。左上方行草题诗：“瘦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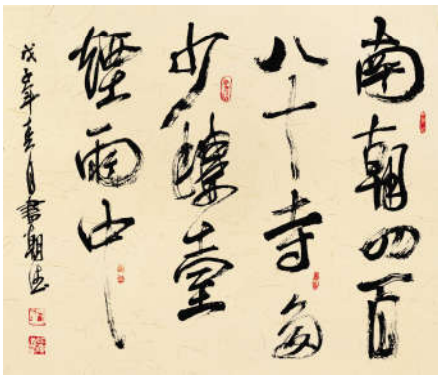
凝浩气，不畏寒冽脊。俯首抱虚心，恩报护根泥。”我以为，“恩报护根泥”就是此画此诗的点睛之笔了，也是朝德处世为人的价值观念。

再一幅大写意“晴竹”，题为《不争》，三竿龙竹壮实苍劲，由左向右微倾，若壮士注视远方，在疏疏朗朗的竹叶衬托下，显得自信而闲适。远方山影起伏，浅浅淡淡，披着明媚朝晖，尽显祥和气象。左上方行草题诗：“朝晖煜煜煌煌，莽原碧苍苍。丛有万柄剑，不争一缕光。”不争，是一种站得高看得远的心态，是一种笑到最后的智慧，是做人、做事的禅悟。懂得不争，才能懂得成功。原来，朝德是先有了“不争”之德，才有了“肖竹子”之誉；先有了“不争”之诗，才有了这《不争》之竹。

马安信先生对朝德颇为了解，他对朝德的画有这样的评价：“朝德骨子里是安静的。他的绘画是诗人之画、学者之画，亦是奇僻之调、人格写照。”又说：“他不故作，无燥气。其艺术创作在技巧格体之外，更独具一种特殊的东方式的智慧和风韵。”还说：“他不专意于前贤之迹，而是究心于他们的‘所以迹’，正所谓‘师心不师迹’。”（《超然象外 空灵静穆》——《萧朝德画集》序，四川出版集团，四川美术出版社2013年4月版，第8.9页）马安信先生的评价是恰当的。如果稍微梳理一下朝德的丹青墨迹，就不难看出他留下的一道丹青轨迹，即从模仿到自创，从揣摩他人诗意而描画他人情思的画，到“我以我诗言我志，我以我笔画我心”的轨迹。与朝德交往较密的朋友知道，他这些年较忙较累，但他“忙里偷闲闲读书，总以诗书解疲乏”。这些年来，他创作了不少诗，时常以诗来记录自己的心路历程。上面那四首咏竹诗虽是“管中窥豹”，却可“见微知著”。

朝德与竹有缘，且缘分很深。他在竹林生，竹林伴他长；他沐过竹林的风，浴过竹林的雨；他从小植竹、观竹、爱竹，为后来画竹、咏竹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明诗篇》说：“人禀七情，应物斯感，感物吟志，莫非自然。”这大千世界，万象杂呈，足以感人之物多之又多，朝德多被竹感动。竹不言，能喻理；朝德非竹，颇懂竹理。这是因为竹的朴实，竹的坚强，竹的气节，竹的虚心，等品格能引起朝德内心感应，从而达到情感共振。于是就有了咏竹言志之诗，写竹寄情之画。

南宋诗人朱熹在他的《观书有感》中感叹：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我曾问朝德：“前面这四首咏竹的诗和画，是先产生的诗还是先产生的



画？”他不假思索地回答：“先产生的诗。”正是因为朝德遵循“意在笔先”的基本规律，保持“笔出心源”的真实情感，所以他的画才“画尽意在”，淳朴耐观，才诗味画味俱佳，诗味画味“相趣”。前述无论是《绿梦》《苦恋》还是《劲节》《不争》，每一首诗都是咏竹，而且是咏不同境况下的竹。与之相趣的画即“风竹”“雨竹”“雪竹”“晴竹”。细品其中味，便能嚼出它们各自的“味外之旨”，亦即人之情，人之理，人之志。其实，这些诗和这些画，既是朝德自己心志的写照，也是他彰德醒世的妙语，亦是他诗画艺术跃升的一个新拐点，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跃升新拐点。

文汗青

